

文 學 叢 刊

伍 子 胥

馮 至

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

目次

一 城父	三
二 林澤	一五
三 涪濱	二七
四 宛丘	三九
五 昭關	五五
六 江上	六五
七 溧水	七五
八 延陵	八五
九 吳市	九三
後記	一〇七

伍子胥

——從城父到吳市——

寫於三十一年冬至三十二年春

裏去到處都是蘭蕙芳草；陳蔡的方言却含滿流離轉徙的愁苦，祖國雖然暫時恢復了，也不肯回去，本想在這裏生下根，得到安息，現在這個入地未深的根又起始動搖了，安息從哪裏能得到呢？總之，在這不實在的，恍恍惚惚的城裏，人人都在思念故鄉，不想繼續住下去，可是又沒有什麼打算。這兄弟二人，在愁苦對坐時，也沒有多少話可說，他們若是回想起他們的幼年，便覺得自己是從肥沃的原野裏生長出來的兩棵樹，如今被移植在一個窄小貧瘠的盆子裏，他們若想繼續生長，只有希望這個盆子的破裂。所以在長晝，在深夜，二人靜默了許久之後，弟弟有時從心裏迸出一句簡短的話來：

「這狀況，怎樣支持下去呢？」

他一邊說一邊望着那隻沒有繫上弦的弓，死蛇一般在壁上掛着，眼裏幾乎要淌出淚來。這時，焦躁與忍耐在他的身內交戰，仇恨在他的血裏滋養着。

父親囚繫在郢城，太子建流亡在鄭宋，——兄弟二人和這座城完全被人忘却

原书缺页

對他也無可奈何，只把他當作一片凶惡的烏雲，在烏雲下得不到和暖的日光，是理所當然的事。有些人，在這塊雲的籠罩下，睡不能安，食不能飽，勞疲死轉，只好悄悄地離開郢城，回到西方山嶽地帶的老家裏去。——這樣一個人把父親放在腳下踐來踐去，或是死亡，或是在圓土裏繼續受罪，都聽憑他的心意。莊王時代名臣的後人，竟受人這樣的作弄，是多麼大的恥辱！蒙受着這樣大的恥辱，冤曲不分晝夜地永久含在口裏而不伸訴，只爲培養着這個仇恨的果實，望牠有成熟的那一天。

在一個初秋的上半，城父城內的市集都快散了，伍尚坐在空空曠曠的太子府裏，聽着外邊起了一陣騷擾。騷擾是兩年來常常發生的事，因爲一切的禁令在這城裏都廢弛了，像衛國的玉璫象掃，齊國的絲履，魯國精美的博具，以及其他奢侈的用品，本來都是違禁品，不准輸入的，現在却都經過鄭宋，在這市上出現，向人索不可想像的重價。司市不出來巡查則已，一出來就是一陣紛爭。紛爭後又沒有效果，司市也就任其自然，所以騷擾在最近反倒有漸漸少了的趨勢。但今天騷擾的聲音確是

來自遠方，越聽越近，不像是有什麼爭執。最後才有人報告：「郢城有人來。」

最後伍尚把這郢城的使者迎接進去，騷擾也隨着寂靜了。三年內，從郢城除却司馬奮揚來過一次，就沒有人理會過他們。這次郢城的使者，高車駟馬，光臨城父，真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。使者捧着兩個盒子走近太子府裏，府牆外圍滿了城父的居民，他們一動也不動，一點聲音也沒有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屏住呼吸，靜候着什麼新奇的消息。直到下午太陽西斜了，才各自散開，滿足裏感到不能補填的失望。他們雖然沒有得到些許具體的消息，但人人的面上都顯露出幾分快樂，因為他們許久不曾這樣得到郢城的眷顧了。這和司馬奮揚那回是怎樣一個對比！

那次，那忠實的奮揚，忽忽忙忙地跑來，放走了太子建，又令城父的居民把自己網綁起來，送回郢城。這座城也緊張過幾天，事後就陷在一個極大的寂寞裏，使人覺得事事都蒼涼，人人的命運都捉摸不定。誰知道以後還有什麼意想不到的事會發生呢？這次，果然有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。使者的姓名也不知道，從他的衣履看來，一

定是個新近發跡的楚王的親信吧。正在街談巷議，交頭接耳的時刻，太子府裏傳出消息來了——

有的說，楚王後悔了，不該把先王的名臣的後人無原無故地囚繫三年多，如今遣派使者來，函封印綬，封伍氏兄弟爲侯，表示楚王的歉意。

有的說，伍奢已經恢復了自由，急待二子來看望。

有的說，伍氏兄弟明天說不定就要隨着使者往郢城，晉謁楚王，就了新職仍舊回到城父來。

有的說，伍氏父子既然重見天日，太子建也不必在外邊流亡了。

城父這座城忽然又牢固了，大家又可以安安靜靜地住下去。有如沒有希望的久病的人感到生命的轉機，久陰的天氣望見了一線陽光。人人都舉手稱慶，有的談講一直到了夜半。

在夜半，滿城的興奮還沒有完全消謝的時刻，伍氏兄弟正在守着一隻殘燭，面

前對着一個嚴肅的問題，要他們決斷。子胥的銳利的眼望着燭光，冷笑着說：『好一齣可憐的把戲！這樣的把戲也正好是現在的郢城所能演出來的。沒有正直，只有欺詐。三年的恥辱，我已經忍受夠了。』他對着燭光，全身都在戰慄，那仇恨的果實在樹枝上成熟了，顛巍巍地，只期待輕輕的一觸。他繼續說：

『壁上的弓，再不變，就不能再變了；囊裏的箭，再不用，就鏽得不能再用了。』他覺得三年的日出日落都聚集在這決定的一瞬間，他不能把這瞬間放過，他要把他化爲永恆。

『三年來，我們一聲不響，在這城裏埋沒着，全楚國已經不把我们當作有血有肉的人。若是再坐着郢城駛來的高車，被一個滿面含着僞笑的費无忌的使者陪伴着，走進郢城，早晨下了車，晚間入了圍土，第二天父子三人被戮在郢市，這不是被天下人恥笑嗎？』

說到這裏，子胥決定了。

祖先的坟墓，他不想再見，父親的面貌，他不想再見。他要走出去，遠遠地走去，爲了將來有回來的那一天；而且走得越遠，才能回來得越快。

至於忠厚的伍尙，三年沒有見到父親的面，日夜都在爲父親擔心不去郢城，父親必死，去郢城，父親也死。若能一見父親死前的面，雖死亦何辭呢。子胥筆直地立在他的面前，使他沉吟了許久，最後他也擇定了他的道路：

「父親召我，我不能不去；看一看死前的父親，我不能不去；從此你的道路那樣遼遠，責任那樣重大，我爲了引長你的道路，加重你的責任，我也不能不去。我的面前是一個死，但是穿過這個死以後，我也有一個遼遠的路程，重大的責任：將來你走入荒山，走入大澤，走入人煙稠密的城市，一旦感到空虛，感到生命的烟一般縹渺，羽毛一般輕的時刻，我的死就是一個大的重量，一個沉的負擔，在你身上，使你感到真實，感到生命的分量——你還要一步步地前進。」

這時，兄弟二人，不知是二人併成一人呢，可是一人分成兩個：一個要回到生他

的地方去，一個要走到遠方；一個去尋找死，一個去求生。二人的眼前忽然明朗，他們已經從這沉悶的城裏解放出來了。誰的身內都有死，誰的身內也有生；好像弟弟將要把哥哥的一部分帶走，哥哥也要把弟弟的一部分帶回。三年來患難共守愁苦相對的生活，今夜得到昇華，誰也不能區分出誰是誰了。——在他們眼前，一幕一幕飄過家鄉的景色：九百里的雲夢澤，晝夜不息的江水，水上有凌波漫步含睇宜笑的水神；雲霧從西方的山嶽裏飄來，從雲師雨師的擁戴中顯露出披荷衣，繫蕙帶，張孔雀蓋，翡翠旒的司命。如今，在一天比一天愁苦的人民的面前，好像水神也在水上歛了步容，司命也久已不在雲中顯示。他們懷念着故鄉的景色，故鄉的神祇，伍尙要回到那裏去，隨着他們一起收斂起來，子胥却要走到遠方，爲了再回來，好把那幅已經捲起來的美麗的畫圖又重新展開。

不約而同，那司命神在他們心頭一度出現，他們面對着他立下了誓言。這時雞已三唱，窗外破曉了。

等到紅日高升，城父的居民又在街頭走動時，水井邊有幾個人聚談。有人起了疑問，太子府裏怎麼還是那樣寂靜呢？

一個神經過敏，杞國歸化的人說：『好像比往日更寂靜了，怕是有什麼不幸的事實發生吧。』

另一個自信力很強的人說：『絕對沒有問題，使者一路勞頓，當然要睡點早覺。我們最好等到正午，在南門外開個大會歡迎使者。』

大家聽了這話，覺得很有道理，都說，應該把當年歡迎太子建時所組織的樂隊從新召集起來。一傳二，二傳三，都認為歡迎會是勢所必然的事。午飯後，大家聚集在南門外的廣場上，恭候使者。不久，派去的代表垂頭喪氣地回來了，據說太子府裏不但靜靜地沒有人聲，就是轅門內停着的高車駟馬也不見了。又有人跑到伍氏的私邸，也是死一般地沉寂，走到內院，只見伍尚的夫人獨自守着一架織布機在哭泣。問來問去，才知道，郢城的使者一再催促，請伍氏兄弟立即就道，兄弟兩個商量了一夜。

天剛亮時，伍尙就走進來對他的夫人說：

『我們要去了。你此後唯一生活的方法就是守着這架織布機，一直等到弟弟將來回來的那一天。你好好度你漫長的歲月吧！』

夫人也不理解這是怎麼一回事，當伍尙向外走時，她淚眼模糊地只看見子胥從壁上取下來他的弓……

原书空白页

二 林澤

子胥自從在無人之野，張弓布矢，嚇退了楚王遺來的追人，他就日日在林莽沼澤間穿行。走得越遠，路途越紛歧，人們再也無從尋索他的蹤跡。子胥雖然對那個追他的人說過，『你回去告訴楚王，若不釋放我的父兄，楚國就會滅亡，』但是父親的死，哥哥的死，已經種子一般在他的身內發了芽，至於楚國什麼時候才能滅亡呢，這比他眼前的世界要遼遠得多。

忽忽地走着。一天，又走入一片林澤，望着草上的飛蟲形成一層輕霧，他有些疲乏了。這裏沒有人跡，就是那胆子最小的雉雞也安閑自得。牠五步一啄，十步一飲，使行人的脚步放慢，緊張的情緒也隨着和緩下來。子胥靠着一棵大樹坐下，耳邊聽着蜜蜂和草蟲的鳴聲，正午的日影好像在地上停住了，時間也不再進行。他從囊裏取